

秋
筈
集

秋
笈
集

秋筵前集序

練水盟弟侯元泓研德撰

漢槎吳季子今之賈生終童也出其餘技爲歌詩才名籍甚吳楚閒與予遇於虎阜抵掌莫逆遂出詩編屬余弁語予結髮誦詩自成童時常與兄弟朋好跌宕江湖有唱有答然終不能名一家十餘年閒游被傾覆羣從凋喪嚮者雕蟲末技兵燹散亡而予益頽然廢放漸歛聲華如溝斷散櫟以不才求全矣雖然風雅之原聲情之本酒酣狂來尙能爲季子言之夫詩之爲用者聲也

聲之所以用者情也。豳風二南二雅三頌，或出於婦人，小夫衝口率志之作，或出於元臣碩老，諷諭賦述之言，泳洑休明，抒寫道德，情盛而聲自叶焉。遂登樂章，歌薦朝廟，此天下之真聲也。若夫情曼者，其聲嘽；情伉者，其聲厲；情危者，其聲烈；情豫者，其聲揚。是數者雖詭於和，而情之所激皆足以鏗鏘律呂，感動鬼神，相鼠之詩，其聲率；山樞之詩，其聲迫；迫且率而仲尼不刪者，爲其情真也。真故不諱其激，有激極而和之勢焉。此亦聲亞也。六季三唐，刻鏤組繪，南北二宋，披猖率埜，聲情交叶，什

無二三何大復常謂唐初四子音節可謂子美調失流
轉予初韙之然究其所撰明月篇聲浮於情學者從是
矯宋元之過相與規步音響趨摹格調而天下之情隱
者亦大復爲之戎首也數十年以來聲盛者情僞情真
者聲俗兩家之說戛然不入而其不諧真樂則同終亦
成其兩僞而已矣予雖稍有窺見自愧能知而不作悠
悠塵溘莫可爲盡也竊願焉季子以其髫鬣之歲軀江
楚弔沅湘指衡霍劒槩相摩龍虎爭搏華年盛氣掉臂
出沒乎其間故其爲人英朗雋健忠孝激發凡感時恨

別弔古懷賢流連物色之製莫不寄趣哀涼遺音婉麗
情盛而聲叶非季子其孰能及之而予回首昔時與兄
弟上潯陽經廬嶽分曹課句睥睨爭雄銜杯一笑江波
振起今日獨與季子談河山之變遷數風雲之滅沒燈
炮酒闌騷屑偃蹇其能無樂極而哀來婆娑而弔影乎
雖然季子伯兄宏人以其文章器識領袖羣彥仲子聞
夏撰述英多一時屈讐與予兄弟交十餘年猶兄弟也
季子出而玉振之予不孤矣遂書之爲其詩序

秋筵集小引

弟兆宜顯令撰

蓋聞山禽鍛羽怨四子之分飛庭樹敷榮歎三荆之同
本是以廡依參佐愛比機雲家藏賜書學同彪固茱萸
兩地寄摩詰之幽憂春草一塘勞惠連之夢寐余兄漢
槎以惠子五車陳王七步琉璃雕管題成芍藥之工翡
翠筆牀篇擅芙蓉之譽何來謠詠遽悼漂離馬伏波之
薏苡溪水墮鳶移中監之氊毛塞天齧雪迢遙紫土水
咽松花瀾迤黃雲關寒榆葉托嘶馬以長征望孤鴻而

永慟穹廬靜夜遙聽邊笳刁斗凌風時聞塢笛蒲萄藏
貴相之谷豈易消憂琵琶調馬上之絃徒然增戚此執
珪所以越吟而軍府爲之南操者也况夫鶴鄺萬里萱
背無依雞塞頻年棣華空茂帛書雁足向南望而程遙
尺素魚鱗思北馳而路渺夏連積雪之嶺疇念衣單秋
轉飛蓬之根獨憐衰草遂使垂虹烟柳限若羊腸笠澤
鶯花杳如馬角鐵衣遠戍蕭條銀磧之聲牙帳從軍憔悴
金微之客嗟乎生存華屋子建以之哀吟貧賤親離
顏遠因而悲咽陶彭澤有停雲之作孫子荆有零雨之

篇緬彼安居尙多感慨矧伊遠謫能不凄其由是搆茲
危苦抒彼勞歌命曰秋笳彙成一集陳子公之關河城
邑並入縹囊郭景純之山海圖經咸盈赤軸聊述窮鳥
之賦用當塞客之吟健菴先生標俊及之鴻名推藝林
之淵府三虎聯鑣登鰲頭而縹緲九飛齊奮搏鵬翼以
逍遙身旣托于重霄情彌深于舊雨慷慨綈袍之戀清
俸時捐徘徊歧路之隅芳詵屢及讀定遠玉關之札側
望沾襟接都尉塞外之詩悲涼實涕迺謀剗劖以壽棗
梨將令開府思鄉人頌江南之賦若使孝儀歸國家貽

使北之書余慙居第五之名兼切在三之義春風秋月
溯景淑而羣離暑雨祁寒驚節序而滋戚時披華製以
代萱蘇敢藉短翰而仰斧藻自此蔡女清笳之拍樂府
俱傳晏子脫驂之恩故人共感云爾

余弟漢槎自塞外貽書徐健菴以所著秋笳集
奉寄今健菴函謀剞劂不負故交萬里之托
余爲愴然感泣賦此志謝

吳兆寬

宏人

嗟爾磊落倜儻之奇才矯首南國雲烟開青春翻飛摧
羽翮玉樹葳蕤委草萊可憐九死身名在風流文采使
人哀自昔一去遼城北生入玉門無消息華萼離居廿
載餘雲海茫茫隔顏色我欲從之渡桑乾冰雪嵯峨關
塞黑憶爾魂夢頻往來客華憔悴恐不識長風秋盡雁

鴻飛帛書繫足向南歸吹墮庭前開尺素含情緘怨淚

沾衣一札殷勤貽舊雨

謂健菴

感恩道故此中寓鄭重新

詩數十篇展卷如向邊沙語歷徧山川名狀難開鑿鴻
濛漸如故雪窖冰天未足奇山經水注那曾數軍書萬
里度還陞獨限流人滯一枝山鬼竊窺陰崖窟魚龍嘯
舞青海湄屈原澤畔行吟苦阮籍窮途祗自悲黃沙白
草供詞賦並入君親朋友思地非蒼梧麓斑竹啼痕若
可掬身非蜀道行月峽哀猿苦爲聽壯歲沈淪頭漸白
空將詩卷傳荒磧不遇知音識者稀虛名千載誰相惜

世路悠悠幾歲寒交態浮雲感今昔東海先生金石心
鳳池結念無衣客追憶平生涕泗流撫恤患難心手畫
對此往復思纏綿浩歌把酒欲問天青蓮放逸夜郎日
學士文章海外年奇文異響公天下勿教蒼頡泣無傳
吁嗟才士遇與不遇安足論立言要使垂久遠莫嘆虞
翻骨相屯得一知己可不恨

荅徐健菴司寇書

兆騫頓首頓首奉書健菴大兄先生足下六月二日驛
騎至會寧伏承書問又以僕衣食之憂輟俸相餉爲德

甚厚至欲索僕生平誤著付諸剗削無使泯沒嗟乎此
豈僕素望所及哉僕少時謬不自料與海內諸賢馳騖
聲譽維時足下兄弟爲先登而僕竊附其後選集鉅行
類蒙採入今則顛連無告不祥姓名爲人唾弃何敢復
出其技以爭鳴當世耶遭難以來十有八年曩時親友
罕以書見及惟足下兄弟及葑溪少宰惓念舊故撫慰
周恤於義爲已過矣又何可以窮愁之辭重累左右故
三年前足下貽書及之而僕逡巡未敢應者以此也今
足下終不鄙棄復見徵取乃識大君子之用心而僕之

妄自疑度適爲固陋矣然足下無乃睹僕往日而不知
僕枯槁之餘豈復有葩華哉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窮而
後工僕謂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窮也彼所謂窮特
假借爲辭如孟襄陽之不遇杜少陵之播遷已爾又其
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儋耳已爾至若蔡中郎髡鉗朔
塞李供奉長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困阨之尤者然以僕
眎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內之人以自比
附愈疏闊矣同在覆載之中而邈焉如隔夜泉未知古
人處此當復云何以此知文莫工于古人而窮莫甚于

僕惟其工故不窮而能言窮惟其窮故當工而不能工也萬里冰天極目慘沮無輿圖記載以發其懷無花鳥亭榭以寄其興直以幽憂惋鬱無可告語退托筆墨以自陳寫然遷謫日久失其天性雖積有篇什亦已潦倒潰亂不知其所云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夫知其當已而不能自己於吟者此僕比日之心也古之論文章者不以其人之貴賤榮辱今則不然昔盧次梗與王李七子同時其才固相軒翥不幸下獄其所撰蟻蠓集微元美諸公幾不著因歎古今文人觸扞網羅

不遇知己卒以無傳者可勝道哉今海內理平文治日
盛足下兄弟得位行道天下文章翕然歸于三徐言論
所及藝林以爲宗今不鄙僕欲序而梓其所作使天下
知劫灰寒燠猶有燭光則僕雖終淪廢豈有恨哉少作
故有刻稿患難後度已散失請室諸咏稍有存者今所
錄詩賦若干篇皆已亥出塞後作昨歲插哈喇之亂倉
卒中遺亡百餘篇睽離日久無所取正恐日就舛陋不
復自知望加刪定以質當世幸甚幸甚兆騫再拜